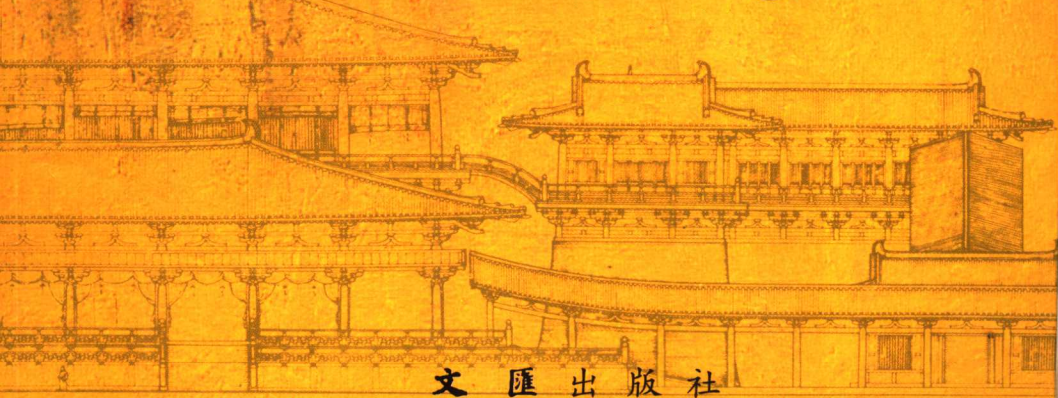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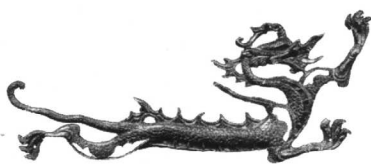


武则天

南宫博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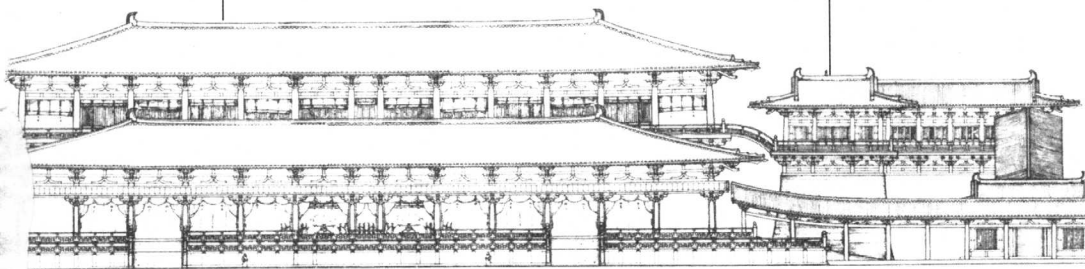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匯出版社



武则天

南宮博◎著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则天/南宮搏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2005.5
ISBN 7-80676-821-1

I. 武... II. 南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3784 号

武则天

编 著/南宮搏

责任编辑/王均熙

封面装帧/钱自成

出版发行/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890×1240 1/32

字 数/310 千

印 张/9.75

印 数/1—10000

ISBN 7-80676-821-1/I·156

定 价/20.00 元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,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总 序

龚鹏程

历史小说的身世，颇为曲折，要从古代谈起。

中国古代的所谓小说，本身就是一种史述，是一种史籍。小说家可能就是采集民间琐闻杂话的史官，故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小说出于稗官野史、巷议街谈。而《汉武故事》、《西京杂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续齐谐记》等小说也被纳入史部起居注或杂传类之中。

到了唐宋间，说书人讲说故事，逐渐便改变了小说的涵义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等书记载，当时说话人可以分成几类，当时称为“家数”。其中的分类各书记载有些差异，但大体有四大家数：讲史、小说、说经、说诨话。说诨话，是讲笑话、逗趣，可能近于相声、滑稽、插科打诨之类。说经，是讲佛经。讲史与小说，则是古代小说的分化。仍以描述历史事迹、勾勒历史大势、演说历史人物之行动及典型者，称为讲史。而那些仅借用某些历史场景，或以历史故事原材料，来讲述人物发迹变泰，悲欢离合者，则称为小说。

所以《梦粱录》说：“小说名‘银字儿’，如烟粉、灵怪、传奇、公案、朴刀、杆棒、发迹变泰之事。”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：它可能写古代事，也可能讲当代。若写古代，则虽借用历史场景，但它本身自成传奇，目的并不在述史。因此它并不以增进读者之历史知识、复现历史现场、探讨历史演变规律为宗旨，其虚构性也因此而较强。《梦粱录》说小说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“顷刻捏合”，就是说它具高度虚构之性质。

经过这样分化之后，讲史与小说分途，各领风骚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诸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武王伐纣平话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之类杰出的历史演义。此类稗官野史，本出于巷议街谈；其流传，也深布于民间，中国人，一部二十四史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可是，讲史也者，便一朝一代，一路讲说弹唱下

来。因此,若问我们社会上到底认知了什么历史,正史二十五史或《资治通鉴》一类史籍的影响,其实远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义等讲史系统。

可是,讲史的势力,毕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反弹。稗官野史,原本就相对于正史官史而说。文人学士,也非田夫野老,夙不以巷议街谈为然。故清朝考证学大兴以后,鄙薄讲史,以史籍史事真伪之考订为职志,竟蔚为风气,像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就说:著作之体,要就实,要就虚。不能像《三国演义》那样,既不像正史那样符合“史实”,又不像小说那般全凭虚构,反而造成了读者的混淆。于是,讲史的地位,不仅及不上正史,也不如小说了。

这是讲史之命运的挫折。可是,它的噩梦并未停止。晚清以来,西力东渐,西方小说观进入中土,论者持此以衡,遂越来越对讲史看不顺眼。

现代小说观,第一就是要从创造性讲起。小说既是作者之创造物,其人物、情节自必为虚构的。因此,会觉得讲史缺乏创造性,一切人、事、地、物均受限于史实,缺乏作者发挥想像力的空间。而一部缺乏想像力与创造性的东西,还能是好作品吗?但若作者在讲述史事之中,添加了太多想像,甚或改动了历史结局,扭转了史迹之因果关系,其虚构性又不能令人忍受。非特不会被称赞,反而会被指责,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。处在如此左右不讨好的情况下,讲史的命运,可谓蹇困极了。

这也就是民国以来,缺少历史小说作家的缘故。

现代小说家也不擅长写讲史或历史小说。因为现代的特征之一,就是与传统的决裂。形式上,讲史、历史演义,都被视为旧文体,不再被小说家采用。内容上,现代文学又有去历史化的倾向,不再关怀历史。因此,现代小说家既乏历史知识,又无兴趣处理历史题材。就是想写也写不出来,毕竟,其关怀业已不同了。

现代文学两大阵营,一是现代主义,一是现实主义。现代主义旨在反映现代社会中人的处境,现实主义则以反映社会为目标,它们的关怀所在,都不在历史而在现代。即或采用历史题材,如鲁迅之写《故事新编》,或后来的姚雪垠写《李自成》之类,目的也不在讲史,而在自抒怀抱,改造时代。

可是,人类对历史的情怀,仍是不可磨灭的。现代社会中,讲史仍以巷议街谈、稗官野史的形态在继续发展。刘绍唐先生主持《传统文学》月刊,自号“野史馆馆长”。其所谓传记文学,实即古之所谓讲史也。

但传记文学发展至今,在笔记、考证、述传等方面,固然足以绍续古人;然而衍古事以敷说,足以为古代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三国演义》一类作品之嗣响者,实不多见。

高阳、南宫搏这几位先生的重要性就在这儿。

我们现在若把“小说”这个词的涵义放大些看,把古代“小说”与“讲史”两类都纳入现代的小说这个名义下,则现代小说是小说这一条脉络的发展,历史小说就是讲史的延伸。而前面说过,五四运动以后,现代小说蔚为大宗,而历史小说则较寂寥。高阳、南宫搏几位,自张一军,力撑半壁江山,读者群之广,一点也不逊于现代小说,确实可称为豪杰之士,难能而可贵。

南宫搏,本名马彬,浙江余姚人。从事历史小说之写作,比高阳还早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在香港,即出版过《圆圆曲》、《风波亭》、《桃花扇》等书,其后陆续写出《武则天》、《杨贵妃》等数十部。他与高阳一样,都长期在报业供职,也能写现代小说,但生面别开,为文坛所重者,终究还是历史小说这一方面。

在这方面,南宫搏衍讲史之绪,既用小说形式,也仍保留了传统稗史的型态,有《中国历史故事》、《中国历代名人轶事》等书。小说则除了少数写奇男子,如《吕纯阳》、《鲁智深》、《韩信》、《李后主》,写大时代,如《大汉春秋》、《玄武门》之外,比较集中写历史上的女人。

先后曾写过的女人,包括嫦娥、妲己、西施、蔡文姬、江东二乔、刘兰芝、甄妃、祝英台、乐昌公主、虢国夫人、杨贵妃、武则天、鱼玄机、李香君、潘金莲等,甚至还有一本《妈祖》。

高阳生前,我曾问过他对南宫搏小说的看法,他未正面回答我,只说南宫搏对《唐史》等是很熟的。我明白他如此说,是“不相菲薄不相师”之意。历史小说作家原本就很少,故没有文人相轻的本钱。称许南宫搏史事精熟,则是肯定他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的资格。可是高阳与他,写作历史小说的心态、目的及写法,互不相同,是以高阳不愿正面讨论评鹭南宫。

事实上,南宫搏虽然著作在六十种以上,读者遍及整个华人世界,却并无正式研究文章讨论过他,比高阳更不受现代文学界正视。高阳物伤其类,不愿矜伐,不随口批评同道,实在是他的好德行。但若从吾人读者的角度看,拿他们两位做个比较,其实正是必要的。

因为,高阳与南宫搏,乃是台湾历史小说写作之两型。

高阳的历史小说,早期着重于讲说传奇,例如写李娃、风尘三侠、杨乃武与小白菜、李师师周邦彦等。后来则历史意识越来越强,一方面结合他的史事考证,以考得者推拟模构,类似重建历史现场,如写李商隐、董小宛、曹雪芹、龚自珍等都是。对“历史疑案”,深感兴趣,小说和考证交互为用。另一方面,则企图找寻历史变迁的因素,以“通古今之变”。他反复提到朝廷和士人的关系,认为士人政治是否健全,乃国家是否康顺的主因,故其小说,着墨于宫朝政局及士大夫生活者甚多。所以说,他的小说,是充满历史意识,着眼于历史整体的。因此他的写法,也就较少单一主线、单一主角,常会以“跑野马”的方式,勾勒社会整体,对历史场景中的典章制度,名物风俗,人际网络,非常注意。

相较于高阳,南宫搏所关怀的,是个体化的历史。

从题材上看,南宫搏写的四分之三以上是女人。为什么专挑女人,写些风流韵事呢?是作者意存佻挞、性好风流吗?不然。女人的身世,跟宫朝政局时代社会、人际网络,基本上无甚关系。这些女人,是因与君王等特殊男人有关了,才间接与这个社会和历史有关的。关联起来以后,她们可能被指责为祸国之妖姬,可能成为时代沧桑的见证。但就她本身来说,她的生命、喜怒、情爱、遭际,其实自成脉络、自成风景。南宫搏所要描绘的,就是这一段风景,因此,他不但关切历史中的个人,还希望能检索大的社会历史之外的个人史。

他有时也写对历史有举足轻重关系的人物,如韩信、光武帝、唐太宗。但重点并不在刻画那个时代,说明这些伟大人物如何开创了大时代,如何成就其事功。反而去讲诸如光武帝为何一直为了阴丽华而与严光在心底上较劲;李世民如何算计着要发动玄武门事变,而结交齐王元吉妃及玄武门守将常何的妹妹常婉之类的事。他写太平天国,主线也不放在洪秀全、杨秀清、石达开等人身上,而放在洪宣娇。

南宫搏本人甚少论及他如何写作历史小说,我仅见的一篇,是《从紫凤楼到韩信:兼谈历史小说与历史书》。据他说,他的历史小说写法,直接受德国作家勃勒诺·弗兰克(Bruno Frank)的影响,喜欢以一个人为主线,而以其时代背景陪衬这一个人物,让时代特点和社会风气由一个人或几个人身上反映出来。这也就是我所说的,他惯于把历史个体化,去描绘个体化的历史。历史或时代,就是那个人的遭遇与感受。

要这样写,其实并不容易,因为正史中个人的材料不足,正史大叙事又都是整体性的历史观,很少去注意历史中的个人。故若欲写历史中的个人,或历史社会之外的个人生命史,势不能不大量仰赖传说资料及小说家的想象。南宫搏自己非常明白这一点,也不忌讳,乐于质疑正史、怀疑其合理性,而建立自己的小说正当性。

高阳则相反,他的小说旁附着许多考证,故小说虽非史述,意亦不在证史,却有史事求真或拟真的性质及姿态。因此,两人的不同,乃是历史小说两个类型上的差异,台湾的历史小说写作史上,有此两大典型,足堪珍视。

唯高阳故世之后,遗集整编或举办会议研讨,尚不寂寞,南宫搏则比高阳更不受评论界重视,遗作也缺乏整辑重刊,许多恐怕已不再容易觅得。许多人从前常读其作品,如今思之,殊不免于缅叹。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事。如今麦田出版社访得南宫搏旧作数种,校订重刊,令人欣喜钦敬不已。历史小说的命运,或许会因此而再起一次转折,焕发出新的风采,也未可知。

龚鹏程先生

- “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”博士。
- 荣获中山学术文艺奖、中兴文艺奖章文艺理论奖和“行政院”杰出研究奖。
- 曾任淡江大学文学学院院长、南华管理学院校长、“行政院大陆委员会”文教处处长。
- 现任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校长。

目 录

或
天

总序	1/5
第一卷	1/11
第二卷	12/18
第三卷	19/27
第四卷	28/46
第五卷	47/52
第六卷	53/72
第七卷	73/91
第八卷	92/103
第九卷	104/117

第十卷	118/131
第十一卷	132/150
第十二卷	151/159
第十三卷	160/176
第十四卷	177/211
第十五卷	212/226
第十六卷	227/245
第十七卷	246/253
第十八卷	254/270
第十九卷	271/295
尾声	296/298



第二卷



白雪覆盖着大唐的京都。

宁静的除夕在雪地上徐徐退去，黎明来了。紫宸殿沉洪的钟声报导这个大唐历史上不平凡的黎明。

守岁的人长长地透了一口气，推开窗子，让朔风吹散屋子里的炭气；随后，人们燃点了红色的蜡烛，以庆祝新皇帝登位的第一个元旦——但是，大唐的臣民是不会忘记前皇的，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由纷乱走向太平，人们由流离回复安居，自从秦汉以来，三国六朝，战乱相继，没有真正的承平与统一。然而，李世民却创造了一个宏大的统一局面，二十三年以来，欣欣向荣，人们以为他会活得像他父亲一样地长久，谁知太宗皇帝在贞观二十年征高丽回来之后，就被风湿病缠绕，很迅速地趋向衰弱。到贞观二十三年的夏天，竟一病不起了。这位英武的皇帝仅仅活到五十三岁，这是使每一个人都哀悼与惋惜的。

然而，人们还是以含泪的微笑来迎接新皇的第一个元旦，因为新皇李治，是太宗皇帝钟爱的儿子，由于对前皇的感情，人们寄希望于新皇。

紫宸殿的晨钟响了三遍，接着，洛阳各处宫闱和寺庙的钟全部都响了，宏大的声响撼动了白雪覆盖之下的城市。

在感业寺内，武媚娘独自站立在长廊上，凝望破晓的天空，以喟叹来迎接元旦。

她被宏大的钟声扰乱了，黎明使她惶惑，她的心闷郁，胸腹之间，似是被盘石压住了，朔风在吹，冷气自袖口和领口侵袭她的身体，她有点寒意。然而，凛冽的寒意并不能使她清醒。

半年了——自从前皇逝世之后，她在这所阴森的感业寺内做尼姑，凄清冷寂的独居岁月是难熬的，如果她不曾经历繁华场中经历过，如果她不曾经历帝宫的豪欢与热闹，也许会死心地在感业寺内终老，但她是有一番经历的女人呀，她是贞观十一年进宫的，成为前皇的才人，前后十三年，她记得进宫那一年，自己只有十四岁，现在已二十六岁了，今天开始是二十七岁。

一个女人辉煌的岁月是有限的啊，她叹了口气。十三年在宫中的往事，徐徐地回来：当前皇的文德皇后逝世之后，她被选进了大唐的宫廷，她侍奉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英王，在她幼小的心灵中，这是一种荣耀。虽然，这位英明的皇帝只关心政治和军事，不懂得温柔，也不懂得女人。但她还是敬仰前皇的——她从前皇那儿学到不少，政治上的种种学问，军事上的知识，有时还谈论文学。在宫内，她是骄傲的，因为前皇在世的日子，不只一次称许她的智能与美丽。

她也记得：前皇远征高丽的前夕，在更衣的时候，把自己拉上龙床……

“就只有这样的一次啊，我的一生……”她冲着寒风叫出来，“这是我在皇宫十三年中的全部啊！”

但是，在这样怨艾的时候，另外一个人的影子又进入她的脑海之中，那是不只一次的；是的，她过去的二十六年的生命中，和男子接触，并非只有一次，那另外一个人，便是当今皇上李治。那时节，他是皇太子。

今天，是李治正式登上皇位和定立年号的第一天。然而，新皇登位却使她憎恨与失望——李治实际承继天下的统治权已经有半年了。这半年中，她由深宫被驱逐出来，做了感业寺的尼姑。在宫廷常例上，这是对她的优待。前皇妃嫔如果留在宫内，日子便更加苦恼。不过，她的憎恨与失望也并非没有来由，这半年的时间，她连李治的面也没有见着，当年，前皇在世的时候，李治与她幽期密约，曾经有过山盟海誓……

她和李治第一次邂逅，是贞观二十一年春天，媚娘在翠微宫外，呆看几枝花的蓓蕾。忽然，被人抱住了，她在惊惶中回过头来，看到是太子。

“武才人，”太子李治搂紧着她，“我看了你几天啦，在父皇的身边，你最美丽。”

“太子放开手，皇上知道了会处罚的，太子，我是侍奉皇上……”她惶悚地求恳着。

“父皇病着，而且，父皇也不会关心这些事的。好人，我们进去吧，跟我进去。”太子把她牵进了翠微宫的更衣室。

这是第一次，她提心吊胆；然而，英明的皇帝全然没有发觉。于是，随之而来的是第二次，他们依旧在翠微宫的更衣室内——年轻的太子说着温柔的情话，作种种誓言。

但当李治嗣位之后，她却似一只烂草鞋，被抛弃了。

她憎恨，忽然旋转身，急步走回禅房，把一对庆祝新皇登基的红烛吹熄了。

蜡烛熄了，晨光像潮水样涌入禅房，她的身体浸浴于雪天早晨的纯白的光华之中，生命在这种光华中显得异样地黯淡，似乎，连灵魂也变成苍白的了。

于是，她扑倒在禅床上，终于流出泪来。

在唐宫十多年，她从太宗皇帝那儿学到强毅坚韧，遭遇任何困难险阻，从不流泪。她记得前皇说过：眼泪不会赢到人们的同情，眼泪所换到的，是人们的轻蔑。

然而，此时的她实在无法自抑，在感业寺住一世，是她不甘心的，不论如何，她要跳出去，她没有丝毫宗教信仰，她也完全不能清静无为。

钟声响了几遍，停了，但当阳光普照在雪地上时，又有钟鸣了，感业寺外，马蹄声杂乱。

一个斋姑奔跳着走进来，媚娘回头望了她一眼，喝问发生了什么事。

“皇上在紫宸殿赐宴群臣，皇后也立了，是王皇后——呵，皇后的赐斋到了，现在停在寺门前哩，真快！”

赐斋是要去迎接的，但她想到这是李治的皇后，心就冷了；一挥手，表示不愿去。

接着，又有两名斋姑进来请武媚娘去迎接圣赐。她厌恶地睨了一眼，终于忍抑了不平与怨嗟，从禅榻起来——十三年宫廷教育，使她明白一些浮表的礼节是不能疏忽的。虽然怨李治无情，而王皇后又是自己隐隐的情敌，但转念到小不忍必乱大谋时，就勉强接受了现实。她出去，在感业寺的大门之内跪下来。

一套公式的诏告宣读完了之后，她茫然站起来，但这时却有一只手握住她的臂膀，她讶然抬眼看——

“独孤及？”她惊喜交集，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她急问，自然地笑了——独孤及原是东宫的内侍，李治做太子的时候，与她有私物授受，便交由独孤及传递的。

“武才人好！”独孤及微笑着，就只这一句话，便轻轻地拉了她往内走，直到进了禅房，才从袖中取出一块白玉佩，双手捧着，交给这位女尼。

“谁？”她迟疑地接过玉佩。

“自然是太子，嗯，应该说当今皇上了。”独孤及低微地说，“皇上不忘当日之情，今天特别要我监送赐斋，带这块玉佩给你，你有什么话要转达？武才人——”

“我？”她望着玉佩，“这个，我有什么用呢？一个尼姑——”她说到这儿，转而微笑着，“皇上的礼物，会使我难过的，独孤及，回去告知他，我这一生青灯古佛，不再有希望了，我祝皇上一生幸福……”

“皇上时时想着你的，”独孤及悠悠地说，“这半年间，长孙太尉、褚辅政把皇上看管得很严，他一些空闲都没有。今天正式登基了，以后，我看会好些。武才人，你等着吧，不会太久的了，皇上在今天也想到你，可证平常日子自然更在想你呀！”

“嗯，谢谢你，我——”她回转身，从禅榻旁边取出一尊小小的铜佛，“这是我每天捏着睡的，你替我呈献给皇上。独孤及，我没有什么好谢你的，将来，我如有一天……”

“武才人，我不算什么，你自己珍重吧，我也该走了。”

武媚娘捏紧玉佩——这是半年之间第一次消息啊！她死去了的希望又燃了起来，于是，她看到了被自己吹熄的红烛——

“把烛点上啊！”她大声叫侍女，“今天是新皇登基万岁……”

烛影摇红，白雪之下的感业寺回春了。

她相信李治会把她招进宫去的，一个皇帝有权力这样做，如果皇帝真正地爱着一个女人，尼庵的门墙是无从局限皇帝的权力的。

于是，她笑了，一块白玉佩使她相信自己不会在感业寺内老死，她觉得生命在宫廷中是有意义的，而她的生命，未来将较现在辉煌。她等着……等着辉煌的一天到来。

雪融了，春来了，洛阳城中柳草青葱，然而，宫廷与感业寺又隔绝了，独孤及没有再来。

媚娘耐心地等待着，她留心一切属于宫廷的消息，利用这些消息来分析皇上不再遣使通问的原因，她相信皇上不再派独孤及来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

每一个春风绚烂的晚上，她在思虑之中虚度，她和洛阳一般女尼与女道士的生活是完全隔绝的，她知道许多出身贵贵的女尼与女道士，在春天尽情行乐，洛阳的王孙公子，时时出入尼庵道院；但是，她无心猎取这些洛

阳城中的少年，她要猎取的是皇帝，只有皇帝的至高权力才能满足她。感业寺内的那些年轻的女侍，都以奇怪的目光看媚娘，她们怕惧媚娘的变幻莫测，以及秋霜似的严肃的面容。她们竭力隐忍，和主人一样，不去招惹洛阳城中的轻薄子弟。

于是，感业寺逐渐地被人遗忘了。

永徽元年的四月底，春意阑珊了，媚娘的心意潦落不堪，感业寺前庭后院，飘满了落花，希望随着春花而绚烂，如今也随着春花而凋零了。

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她独坐在蒲团上做着静心克欲的功夫，忽然间，一些奥妙的声响自外面传入她的耳中，使她不能自静，定了定神，走出禅房——

长廊静悄悄的，吃得很肥的两个斋姑在廊上打盹。她转入后院，踏着落花，去找寻那个使自己为之颤动的声响，于是，她看到后院墙外的树上有一个……

那攀在树上的人发出有节奏的口哨，对着媚娘做种种手势，这突然出现的景象使她惊悸。后院只有自己一个人，如果他跳进来……这一转念使她慌了——她并非不需要男人，然而，她明白只要自己走歪一步，便会自毁再度入宫的路，因此，她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头，她想到逃避，但一回身，又立刻发觉这样逃避会遭遇袭击，于是，她站定了，镇静地瞧着树上的男子。

那男子向她扮鬼脸，并且做出几个手势，暗示她开门。她微微点头，用手势要他下来。但等那个男子沿树而下之时，她飞奔入内，叫粗做的斋姑拿棍子到后边去。

她的机智使她免于受袭。然而，那个陌生男子的奇异口哨声，却也扰乱了她，从这天起，一些飘忽的情意便在她的心中游移，春天虽然去了，但她却春心荡漾起来。

又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她在后院指挥工人锯去门墙之外的那一棵大树，忽然，前面出了事——媚娘听到喧哗的声音，匆匆带了四名粗婢赶去。

感业寺的侧门开着，看门的斋姑死命撑拒两个男子进来，媚娘远远地就看出被拒的男子之一是独孤及。

“让开，这是内廷来的公公啊！”媚娘连忙喝住斋姑。

这时，门外又转出一个男人来，他兜着披风，将脸遮了一些，但她却一

眼就认了出来，他是当今皇上。

她迅速俯伏下去。独孤及也迅速地抢前一步，拦住她，低声说：

“千万别声张，皇上是私访……”

她稍稍一顿，终于又拜下去，皇上虽不愿意声张，但在她的环境，却也不愿接待一个隐晦身分的男子。她是身分未定的女人，她要声张，也只有声张，才可以确定自身与皇帝的关系，于是，她拜下去，而且清朗地叫了万岁。

皇帝轻轻除却了兜披，贪婪地看着她这时，她已经站起来，含情而又带些幽怨地睨了昔日情人一眼，立刻低下头，幽微地说：

“我不知道，没有接驾，死罪——”

皇帝没有回答，示意随侍进门的两名内侍掩门，媚娘也就轻轻地移步，走回禅房。

纸窗掩上了，媚娘在炉内撒了一把香，然后旋转身，如狂风骤雨那样扑向大唐的皇帝，跪在他的脚前。

“媚娘，媚娘！”皇帝抚着她的背脊，“我终于来了！”

她整个上身揉在他膝上，以一种近似啜泣的呢语回答他。于是，私访尼庵的年轻皇帝感到似火炙一样地难受，他粗野地把她抱起来，搂紧了。于是，她以窒息的声调叫出：

“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陛下，你现在是皇帝，不能够……”她同时也挣扎，在挣扎中，她叫出：“阿治，不要……”

阿治这称呼是代表着昔日的一段情爱。现在，全国已没有人能这样叫他，武媚娘却脱口叫了出来，这是历史啊！这是历史的幽会时期留存下来的证据啊，往事回来了，他在回忆中飘然神往，他想到了第一次拥抱，想到第一次吻……

“媚娘，我不能自由来，我早想找你……”

“这样久，等得人老了。”她侧转头，把面颊偎依着他的下颌，突然，她把身子一扭，头贴在他的胸口，“阿治，你不该来这儿，万一让人知道了，不得了啊！”

“现在，不用怕了，我是皇帝——”李治用力扳起她的头来，“不再有人能干涉我们的行动！”

“我知道，不过，辅政大臣会找麻烦的，而且，这也不好，对于你，一个

皇帝的德行——”她的声音是饱含痛苦的，而一些冠冕的词句配合着的却是饥渴的行动，潜伏在她心底是奔腾的野心，于是，她在野心的煎熬中终于又战栗地叫了：“阿治，我见到你，就是死，也甘心了，我等了 you 一年，那样长的日子……”

女性的饥渴有似琵琶的急调，李治呼吸迫切，终于也像饿兽那样，俯下身，嗅她，吻她，拉扯她的衣衫——

“不，不！”她发出如郁雷那样沉重的声音，然而她的身子软了，一些反抗的力量都没有了。

就在这怒潮澎湃的一瞬间，她的帽子掉了，露出尼姑的光头，她一翻身，想掩饰，但是，迟了，这一意外使得她伤心地哭了——她恨自己的光头，那是最可耻的啊！一个女人，头发是美丽的主要衬托，没有头发的女人，无疑是丑的。

“媚娘，留起头发来，你是我的，你从今之后是我的！”

“阿治，阿治……”媚娘悠悠地叫着，“你还要我吗？真的吗？阿治，我这一年之中，做过许多噩梦，我梦见你不再理睬我，我梦见你把我赶走，阿治，我……”她又流泪了。

他紧紧地搂住她，奔腾的感情被她的眼泪冲洗，欲念转化为绵绵的情意。他贴在她耳边说：

“媚娘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。当时，我使你出来做尼姑，就已安排好了，免得旁人多说闲话。现在，你再进宫，和前皇就不再有牵连了呀！”

“陛下，”她枕住他的臂膀，“我留起头发……嗯，我怕，阿治，我怕！”

“没有什么可怕的，我现在和故世的父亲一样，是最高权力者，没有可怕的事了，等你留长了头发，我们在宫内，就可以日夕在一起。”他平和地说，轻轻抚摸她的口与鼻，抚摸她被泪水沾湿了的面颊。

她合上眼睛，好像很疲乏，身子软绵绵地融和在皇帝的身上，这使得他一度低退了的欲焰又燃炽起来。

恰当此时，独孤及在禅房门外轻轻地咳嗽了一声，随后，用脚尖发出表示行礼的声响。

“皇上，时间到了——”

李治还不曾回答，媚娘却似梦中醒来，用全身的力气把他搂住！她的眼眸，散放出异样的光焰，似怨，似诉，似恋，又似饥渴，她不肯放手。